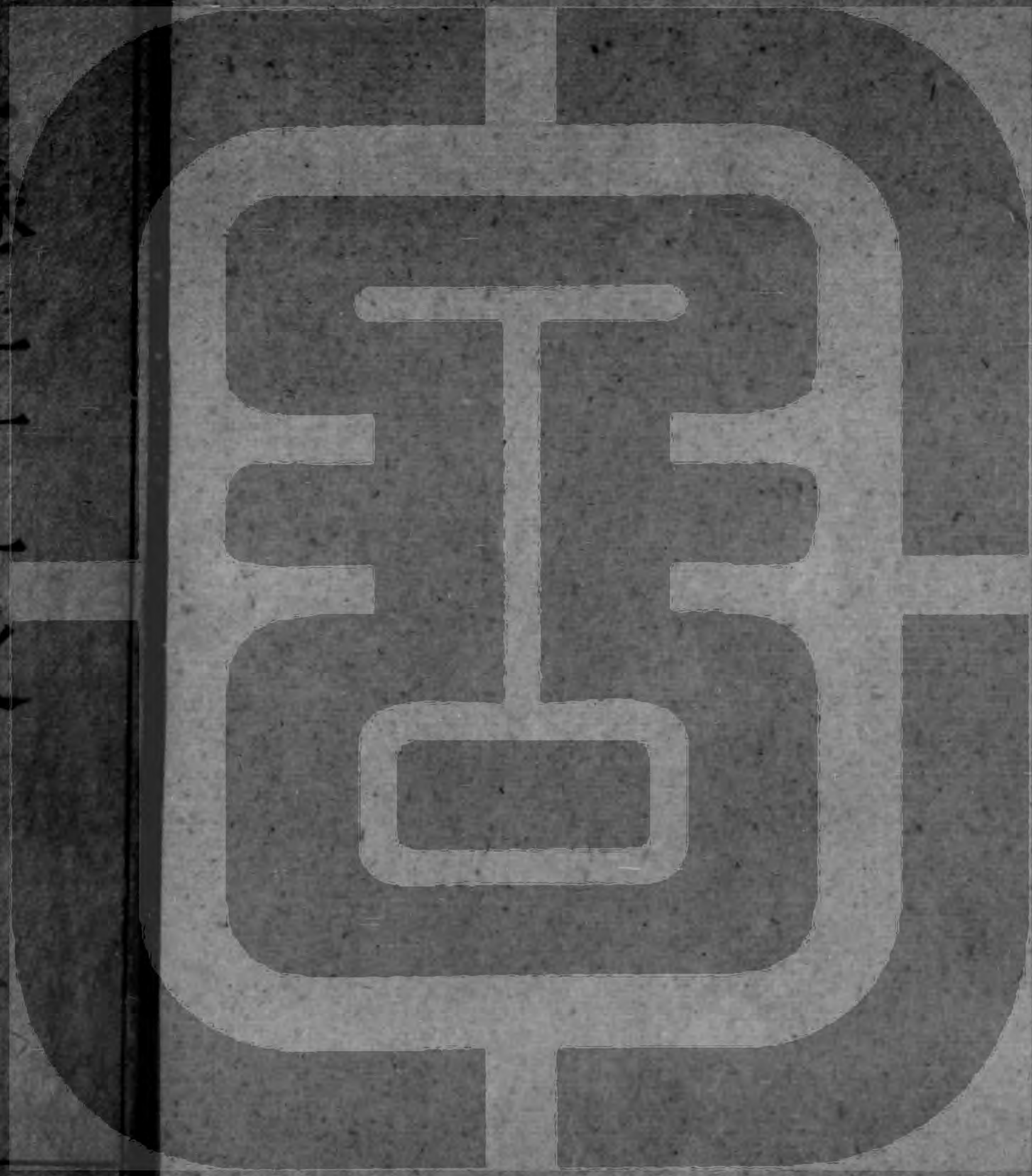


支那
撰述

宋高僧傳

卷三十一
之二
二十五



阜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中歲從師諷
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
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叅神會禪師謂英
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
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禮於僧厨

撰述
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
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曄曄繁華如法華經說同也其
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
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
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
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
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遂出
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
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
遂於髣髴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

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
工匠有高價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
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友吳道
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後工畢因號法
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
囑付而終春秋七十五今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不足遣
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掌有畏憚之貌
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

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履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竒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

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鑿來與汝斲却心頭淤肉卽明快也雲遂得鑿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卽開因閉

目次有似當心施鑿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閻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曰經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

齡六十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上下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緉轉貧人荷擔因披三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難住唯諾

巽述
辨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
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
勅置金閣寺宣十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
純陀爲度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
喜鵲院僧寺成後勅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終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峯寺
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
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
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榜題云大聖竹林寺雖日擊

分明而心懷墮獲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
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
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
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
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
皆符合然尚未得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
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
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
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
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

泣血設禮至西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觀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衄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沮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

聞已卽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于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

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
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
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
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
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
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
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
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
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
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

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
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
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
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
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
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盃便取食之食
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
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
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泊十三
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

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巖淨
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
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
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
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爲千炬言訖
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
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
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
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于七月初夜正
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

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
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
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
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
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
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
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
六年正月內與華嚴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
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
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

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于屋壁普使見
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
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
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觀白光數
四次有異雲變黷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
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下雪及五
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
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篤輩其心修鍊無
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采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故菩薩

未霑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隨生佛家故華
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
不僭上也若八字陀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
境界境界淨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
住王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
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陀落清涼
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識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
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
境也諸於山嶺見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
灑落道貌清竒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
離燕孤征朔雪祁亙千里徑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
堂矚文殊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
騰半日怡顏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暮其所覩祥
瑞不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殊
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爛爛駭目
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畢復問
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
峻神異不測載錄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
不已始結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
鳥排華雨人萃香雲揚袂摳衣歸依若市乃朔興佛
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雜華五部等
法翫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潛通道出凡境事或
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歸克念如聖洎懿皇運末遇
易舊規或拊掌大咤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
楚客之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夷撤宮壺鑿輅
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遙嚮真
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憲州刺史馬師
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

撰述
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
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
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
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
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賜贈加等
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
乎墳塔卽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塋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面色黧黔言音鄙
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貴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

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跋肩
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圍而旋溺也故時呼爲無
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
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
衣去二行之意計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
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
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爲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
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
九孔安公止二竅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逼惱分也然

其位次忍住難知啜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竅觀夫對法論中有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嘗於澱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

摹露像果然鑑當佛心芻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攬捨聞聞去賊徒泳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貫彘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率多竒異焉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

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募延陵之讓故願爲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于華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旣度沙漠涉于闐巴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詰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久乃有巨蛇驤首于膝上漏悲憫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

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閑預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夭矯僵于石上歟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咋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

卽住所還之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
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蜀
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
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
于北山兼恒誦此佛號肅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
元帥中書令郭子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
真夢中人也迨乎羯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
養諒乎猴輕金鎖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
心眷重答詔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
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闔吏上
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
卽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
監護鹵簿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解署
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
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
卧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號刹
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恒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
往者浙江也驚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

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為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員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為物員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為誰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還為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敷化後罔知所終

采曰印沙牀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卽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而明心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

亡名鳩鳩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為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言遊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旣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

當昇就藝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
峯有妹爲尼入五臺瞋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
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
請從恒度以手輕攘僂然而仆遂茶毗之收舍利入
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
不怯寒金鑛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采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昧此者
頭耆厚載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難知諒是人而不測
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攘也若屈平爲女類
之罵焉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

弗載隱峯飛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
故春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
捨身剋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瑠
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
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
院內皆變瑠璃色歎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遊行穰鄧州間日食二
鳩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饌羞之次有貧
士求食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

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鳩鳩和尚也有歎之曰昔青城山香閣黎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鷄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襄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迴負翠碧凝空處于厥中行終詭異言語非常恒見者弗驚乍親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

時群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與歎曰未住淨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開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遊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遊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餒此肉方可餒他肉也已自此緇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九十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竒蹤異迹

不少未極詳焉
采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効矣曾不知果
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
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菩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
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
乎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挾開愛網從
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
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

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三重來請
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
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
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食
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
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
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旛數十日蔽空前導異香普熏
舉衆悲歎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響闕

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多聞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故多被斥逐淨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居于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喚空中而去淨罔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異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寺卽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孳躡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徒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檐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

觀因率黃冠指其灰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如來燒赤盡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訕者急募勸重新締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衆搔首躊躇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麤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未之一千兩矣時人竒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

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劔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群峯徧訊老樵輩且曰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卽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嚴空房廊環肅果值昔之卧病者迎門叙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遽止言寄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

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瑩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臞腴感頰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肆見物則乞至于醢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竒之有偈云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我

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卽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不味此大

唐鄴都開元寺智誓傳

釋智誓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虞其以水傳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未

至衡嶽寺憩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習疑其名嶽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達指南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緣耳習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結緣遂問習今有幾貲糧耶習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齎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調習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稠野之中散掇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拾地上螻蟻蠅蠅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日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習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二年却歸河北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習曰我之友人壽幾

采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果今智

誓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寧師傳

釋寧師者歧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卽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終安卧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徒環守不敢殯歛三日而蘇衆驚奔問之曰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去

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窻牖庫黑不能細瞻問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德經寧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若是歟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

四顧久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歧帥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克用在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于唐命殘害安忍傳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兔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偽號以金飾牀也諸皆符合審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食饌逆口不食秦隴之人往往請審入冥預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爲入冥和尚終于歧下

采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人歡宴秦穆得上帝翦鷄形在人間神遊上界前言既發後事必然是知六候八徵諒非虛也審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子無異審所見殿中物象題榜終符其述謂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旬一覺以夢爲實以覺爲妄若然者覺之所爲爲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真實也夢覺反用其猶一歟審師非妄者果梁革唐命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餘割據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而返

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諸物有身不

移本處是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音釋

習 皮變切 𠄎 古患切 恍 恍火廣切 𠄎 尺 𠄎 居縛切

斲 朱玉切 啜 飲也 𠄎 女六切 鞏 古勇切 𠄎 胡故切

醉 雖醉切 𠄎 潤澤也 𠄎 火利切 哈 呼來切 撤 直列切 𠄎 於宵切

賄 芳貢切 贈 下棺切 𠄎 徐醉切 𠄎 莫胡切 𠄎 質

野 古旱切 𠄎 七情切 𠄎 古祿切 𠄎 莫胡切 𠄎 質

盪 徒朗切 𠄎 胡臚切 𠄎 方問切 𠄎 章移切

𠄎 道謂之 𠄎 呼甘切 𠄎 松閏切 𠄎 方問切 𠄎 章移切

頹 相俞切 𠄎 側革切 𠄎 古穴切 𠄎 蒲拜切 𠄎 張口切

熬 五刀切 𠄎 髻巾也 𠄎 適扶也 𠄎 病也 𠄎 牙 虛加切

躅 陳如切 𠄎 直朱 𠄎 攣 攣呂員切 𠄎 攣 攣呂員切

躅 躅陳如切 𠄎 直朱 𠄎 攣 攣呂員切 𠄎 攣 攣呂員切

𠄎 肥大 𠄎 力救切 𠄎 於計切 𠄎 許兩切 𠄎 陟立切 𠄎 𠄎

𠄎 苦郭切 𠄎 下賓彌切 𠄎 發語詞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貴刻 計字九千四百六十

宋高僧傳第四卷 錢三分 計字九千四百六十

萬曆辛亥歲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奉

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感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為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特謂之為乞

願乃私署爲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爲侍者頗副
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春間却之潛令下
山迴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
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
話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誠之曰所由無
宜外說洩吾閑務後終于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
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綿長出人常限疑此亦
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
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
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
焉迨乎諸方叅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
台山閭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
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
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
其旁或代汲泉或供採菓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
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于出家本院
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爲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微密

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尋爲取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効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

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
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
異處刺史爲其茶毗焉

晉閬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卽位入洛
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
自翦飾變服爲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
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閬中寓
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
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

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
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
紅乘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
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
興適遇客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
各爭得百餘後圻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或經
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
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閬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
于晉安玉山緇徒爲其茶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於若久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卽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旦而往旣覩竹叢叢中果有石柱浩然

不知其涯涘僧憶法本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卽見其人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襄鄧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若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旣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終焉

撰述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聖
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人間一則知聖
僧之參緇伍無輕僧寶凡聖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
振古已聞於幾處且如此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
下僧病其僧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
略同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夜驅荷
入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造宮闕然莫之
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准據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

甚固其後鄉人不意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
既入今東京卽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
於大留山下計慮者云甃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陶
而燒其如礦灰烏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
積藏灰可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使山陵畢用無孑
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
恒陽人也不常居處言語糾紛敗禡穿履垢面黧膚
號風狂散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
食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重榮
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將

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王者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答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僞蜀淨衆寺僧緘傳

大慈寺
二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祕書監馮涓卽同年也乾符中集寇充斥隨流避亂至渚宮投中今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

高氏緘避地夔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髭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乙卯歲於僞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明日再尋杳沉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禮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

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攜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龐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悚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爾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

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爲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攜手出廟及暝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畱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堂中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乎榜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

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之生於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次僞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泂溪越險忽然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寒暄問何以至此僧曰爲採少藥也翁曰莊舍不遠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旣近翁曰且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覩事皆非凡調問

曰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鬱悒請念所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羅目縣有訴孫山人賃驢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撰述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
納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
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
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爲人遷山相塚吉凶如
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雞肉餐此
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
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
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攜
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王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

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屑必應腐敗爲棄之院
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
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焚之應言無爽矣

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彘肉出言若風狂後
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佯睡有物
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
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
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剝起
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

于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爲密修神化尊者

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

道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嶽泛湘以求知識焉其爲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玘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輿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恒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衆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遐邇奔競觀

禮時馬鋪使臣爲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真身院是歟又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池澶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于人與畜類爲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嘗養一烏犬出入起卧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竒異人莫能測一日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華滿龕焉

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印南大

毘盧述
邑山寺多遊廊肆中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或與人接
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率
以爲常俚人亦不之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
筆墨寘懷袖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暝矣所居之室
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
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
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明闇間熟視
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
者怖懼而退詰旦微詢其事怒而弗答居數載印笮
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其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効鬼別無高絜軌生物善亦與古
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如不從正道力
中生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
鬼神歸信驅策之耳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應感化
度爲示神足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爲戲喜
又或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村落
乞食以身濟度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境界爲令
誹謗者歸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羈貫成童厥性明黠篤辭

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禪道隆盛石霜
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諸禪師棄代滿往豫章
觀諸法席旣得安然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
遊之棲華頂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
幾十載未覩其愠色臥一土牀空其下燒糞掃而煖
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蠹螫螫焉啜之及餒飼得所
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蠹寂無蹤矣先是居
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
其寄生木必孛孛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或不
信者專伺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
搖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
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
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餘滿多作偈頌以唱
道焉

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

鑛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塵無滯
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誦習師與落髮
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巡禮諸方至韶山挂錫
看大藏經焉晉開運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
來年契丹犯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藥城而死

永康王兀谷代爲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北
返留酋長麻答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卽常山也晉之
臣寮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逐醜虜其計未決
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
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
尤衆初圓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
劍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悟被
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冥亦見日月逡巡舉一臂試捫
其頭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搖動慮其分落也又
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遶頸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

此時城中旣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
僧方將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
實喜言再生遠邇觀禮且歎希奇常山之人競陳供
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顯德中寓大名
府成安縣卯齋院溫尋藏教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
人生虛幻何能久長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
遂不數日而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
日感舍利若黍粟之阜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
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歎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
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鑛師者海壇

戊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葷裁泊乎誕育
歧疑異常不啻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斲種
者卽言殺傷物命每見家厨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
投于爨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
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
氣如蕪沉檀號爲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爲留後請
入府署因作肉餛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
陳于前意驗其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
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衆人圍
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

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
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
院之子孫輕乎輕冕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
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髭鬚如畫髮紺而
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
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皸之患夏無垢汗之侵
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
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
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齋新華嚴經
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

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齋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卽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爲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爲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衣赭布以白布爲慘頭韶顏都雅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縮十會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爲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廻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卽開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

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者少追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甃石爲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文亦寫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謙之七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造論六百卷久亡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爲說法也或曰李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離中虛也此配法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一切卽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僞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僞經可焚李論難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

墨之說與儒相違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證若或名未標於籙籍力未合於經王烏以輕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祗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羣象也牙能舐觸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駟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倫厥號藹羅伐拏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

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三乘極果無不感通也昔梁慧皎為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徵祥階降竒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泐襲乃釐革為感通蓋取諸感而遂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覈斯理長無不包括亦猶班固增加九流變書為志同也復譬聖人重卦不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可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囂萬緣

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附茲
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
之見迷盧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
之心口兩喪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
法中以信解修證爲准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
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
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
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
樂之行弟子證三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
現萬迴尊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

刹彌觀其竒迹難拘定態莫檢恒形從願海而起身
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觀菩薩之迎
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
數朝或受齡於三百或令竈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
珪戒嶽神安救唐相或漉龍兒而至或擊鎖骨而征
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沈河豐干
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圖而渡海身分窈
窟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誕或獲珠之
爍爍或擾虎之耽耽或記宰臣或移巢鵲壽過百歲
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衆或隱形而留影或見

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號獸記韋公之滅度驚張
 瀆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恒食或倒
 立而死或直吐其鳩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坐
 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迪多作沙門之形設如異迹
 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寒山拾得瘡痍可惡疥癬堪嫌或逆
 迢於恒流或壽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
 取順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
 對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
 常背道之徒歟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宣能至
 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
 則自然為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
 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
 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
 遂通故目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
 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為五味故
 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間代一生出
 而攝諸不慙愧也矣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音釋

闍

來宕切 古暮切

錮

禁也 錘布付切 錘竹洽切 錘屬

畚

錘竹洽切 錘屬

坊

姑切

漫謾官切巧 禰如朱切 髭上即移切口 龐莫江切色

咤丑亞切 毗雌氏 蚤里弟切 澗彌充切 灑延

切水 笮疾各切 劾胡得切 絜古屑切 嫻奴了

名 嫻艸 酋慈秋切 酋長 早 在早切 戡側吏切 齊才詰

動貌 煇齒善切 爨 初貫切 餽 都回 皴 皴七倫切 皴

也 凍裂 奩力塩切 甃側救切 繕時戰切 喻許及切 窰

也 余昭切 燒 虓許交切 迨吾故切 相 壽職流切 壽

瓦竈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計七千六百四十五

宋高僧傳第二十二卷 楚襄釋性融對長洲徐普書旌德劉邦承刻

字該銀三兩八錢七分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 人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

恪居下位迨霑戒善密護根塵見仁祠必禮之逢碩

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拜乃俯僂而走如迴避令長

焉若當眾務也則同淨人屈已猶臧獲焉見他人故

衣則潛加澣濯別事紐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

間從蚊蚋蝻蛭咬齧蠱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筭數矣確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瞻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瞑目聞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

慥禪師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強肩錫曳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慥禪師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

人譖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卽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慥禪師爲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爲宏壯于時慥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孰繼高躅慥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爲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白慥師曰喜王爲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爲先試得否慥曰善爲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歛容瞑目結加趺坐便卽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爲試塔和尚譙王聞已歎嗟終日曰

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爲愷禪師營構焉
系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壽公先其愷矣夫直往者必
能逕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罩脫羈開罩生死自由
旣然自由已躋果位矣俗諦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
矣而能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
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

聖衆從昔已來止住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爲童子近聞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扣禮乃見老人卽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迴古德旣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跡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頽爲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卽採薪供衆夏卽跣足登遊春秋不

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徧遊歷諸臺觀化現金橋
寶塔鐘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
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爲足也最
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
計染從頭禮拜遞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染曰汝
於此有緣當須荷衆勿得唐捐有願無行而已言訖
化寺衆僧寂無所覩染歎而言曰觀茲靈異豈可徒
然此危脆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
萬僧乃然一指以爲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
輸若海水之入歸塘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迨開

成中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徧遊諸
聖跡人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茲山已報深願幸
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
餘喘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
菩薩或息我以死誰甘相代況諸人等並是菩薩門
人龍王眷屬蒔栽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羈勒三
業龍華三會共結要期此時下山勿有留難合掌曰
珍重而去衆初不喻其意皆言早迴染乃但攜餅錫
惟爇名香遂命季氏趙華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
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日至暮禮拜焚香略無暫憩都

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至深更趙氏怪其所
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精專染謂趙曰吾
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阻爲取蠟布麻油將來
纏裹吾身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佛吾若得道
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披麻灌油
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
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什矣趙氏歎
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竒哉痛哉後門人收真
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

唐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

釋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闍闍間兇惡屠沽類天
與歎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三蜀當爾時也咸
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歟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
中耳而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
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蝻蠅啞咋膚體且云
捨內財也用笞劬勞蜀中有黑白蟆形如栗啣人口
及肉而少見者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于拔耳
刻目餒飼鷲鳥猛獸旣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如
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空背中斯須瞻矚如
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

吾聞善戒經中名爲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
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
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
肩膊帝累勸勉年耆且務久長修煉蘭不奉詔遂焚
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也塔號悟真
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唐福州黃檗山建福寺鴻休傳

景先

釋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挺玄機幹運居閩黃
檗山寺叢萃毳客示教之外侃然怡樂恒言宿債須
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

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
石之上言曰誓不汗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
下無血賊翻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景先闍維其
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
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罔分吾卦
在靡在之失寧失矣孰知其然也洎獲寘之于塔分
之七粒緘于瑠璃器中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文作
頌紀德焉

唐鄂州巖頭院全豁傳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

撰述
疏略禮清源誼公爲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
滿足法卽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
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
居所鄰洞庭地曰卧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
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崒立院號巖頭歟凡所施
用皆削繁總兀然而坐任衆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
中有多少事實於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值
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衆皆迴
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
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

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謚曰清巖塔號出塵葬事檀
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玄泰撰碑頌德提唱
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焉

系曰休豁二師何臨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難是
菩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愜哉昔安世高累累償債
去若拂塵業累纔輕苦依身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
或從刃殞者謂之劒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
理不以不令終爲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父丹文

林郎雲騎尉溫州糾曹慧卽仲子也髫齡穎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爲瘦鴈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王寺依清進爲弟子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毗尼入禮五臺仍觀衆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立志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臂上焚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權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於臂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乾寧三年偶云乖念九月二

十八日歸寂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爲三白和尚焉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也

采曰煉大姆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末骨肉隨生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種而異態耳何謂三白通曰事理二種一白飯白水白鹽事也二身不徧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束草師傳

釋束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爲

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
姓常負束藁坐卧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
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謂其狼藉
曰爾厭我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
身至明唯灰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汗塗之臭又無延
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既無孑遺然
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衆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
信士遂塑其灰爲僧形置于佛殿偏傍世號束草師
禱祈多應焉

采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愚惑衆
生謂爲菩薩遭劫火燒是也比丘實未及此無象此
以惑人如能用少芻蕘能焚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
民無胥譎張爲幻吁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部後遊
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歷五臺峨嵋禮
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
羅浮入衡嶽遊梓潼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
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
七寶臺與玄泰布納爲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

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樓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超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屢言之都不之信忽於林薄間委身虓虎前爭競食之須臾肉盡時泰公收其殘骼焚之而獲舍利乃擷華酌水爲文祭之辭中明其勇猛能捐內財破慳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明公成大檀度遠慳貪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輪空無爲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

利博哉譬猶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賢有無營利而已其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覺娠妊生而有異童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二因夢金人瑰竒之狀引之入精廬明日告白二親懇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遂曲順之卽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

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敷演學徒穎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爲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覽藏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塵嘗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於林薄裸體以啖蚊蝱乃遊仙巖嶽寺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而設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燭七燈香華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揚大論四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沼投飼水族以已嗟嘯

旋贖羽毛沈潛高明以遂生性或施牢獄人食或賑惠貧乏或捐旛蓋於淨明金藏二塔後唐長興二年衆請於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名經共一百二十卷復煉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時晉高祖潛躍晉陽最多欽重洎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方俞塵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歧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二

指耳續於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數日
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
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蓄盈長六時禮佛
未曾少缺隴坻之間聞其示滅黑白二衆具威儀送
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勅
葬于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塵師捐捨詎能愈其精進乎脫落浮榮豈能勝
其義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厥猶瞻荀華焉
色黃而矣則真金謝其色香芬而遠則牛頭愧其香
多名生乎一體者其塵公歟

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

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唐景福
壬子歲來遊于天台遲迴而挂錫於平田寺衆堂中
慈愛接物然終不捨鳥夷言音恒持一鉢受食食訖
略經行而常坐脇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
得殘羨之食雖色惡氣變收貯于器齋時自食與僧
供湯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
所服皆大布納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暎乃裸
露胷背胫膾云飼蚊蚋蝻蛭雜色蟲螿齧至於血流
于地如是行之四十餘載未嘗少廢凡對晤賓客止

云伊伊二字殊不通華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頂髮垂白眉亦尫焉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三年戊戌歲十月十日終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寺僧昇上山後焚之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骨者後唐清泰二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內時春煦亦燒楮柶柴以自熏灼口中嘮嘮通夜不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去殿內受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飼蟲時見羣虎嗅之盤桓而去矣

晉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

釋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性惟矢直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身至于廬峯便有息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爲恒務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嘗禮華嚴經一字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爲燈供養慶禮經周矣次禮法華經同前身膚內隱隱出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筭天福中卒于庵中今墳塔在乎廬阜遊者致禮嗟歎而已系曰言遺身者必委棄全軀如薩埵王子是歟今以指爲燈以肱擎炷何預斯例莫過幸否通曰煉指斷

肱是遺身之加行也況復像末尤成難事其猶守少分之廉隅入循吏傳同也

晉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

釋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遺世克務淨門選禮名師登于上品諸方講肆徧略留心後唐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已東巡薄遊洛下遇囑日囉三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三藏曰吾比求翻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何路梗何通曰泛天塹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吳會間可付之梵夾或緣會傳譯通曰已聞命矣以天福

四年己亥歲天王錫命于吳越遂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之故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真身塔寺安置施資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華頂既而於智者道場挂錫因覽西方淨土靈瑞傳變行迴心願生彼土生常不背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顛夢其石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顛入天台見其僧名定光耳輪聳上過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相見乃問顛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顛曰唯此石峻峙顧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一大樹中枝輒幹柔若有人扶接

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楹投之落于巖下蒙茸草上微
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爲豺虎所啖及見其猶殢
磔然昇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
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
在西南方現有金鎧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
固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
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幾坐禪
牀而終遷座闍維有五色煙覆于頂上法華川中咸
聞異香焉

采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充投
千仞香爐峯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天龍負翼不損
一毛乎而能延彼連持色心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
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
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興寺孔雀王院
爰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咀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
造永興寺功成不宰辭靈帥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
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
臺談講也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遏行雲

獷悍之人若鴟鴞之革韻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屬其亢陽則絕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充腸中和二年聞闕輔擾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爲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于番洛無不祇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加趺坐留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八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羣籍小學尤長篆隸爲能多事凌轍因過投于北喬詢舟前烈著碑

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釋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鎧甲精進伏其恚忿或霑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全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譖云惑衆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真歎曰善根殖淺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盂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日顏貌如生遷就茶毗唯舌根不壞益更鮮紅時衆觀之歎希

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間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登
閩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
免生滅情見後迴浙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峯長
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爲魔說漢乾祐中自
山出時翠巖叅公率諸禪伯於僧主思憲院定其臧
否明之口給無能挫衄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
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沙正眼非
明曷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
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圓淨初
明煉指爲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三指而勤持課
脇疎衽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
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
法師暗誦諸經明持祕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旣下
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乃於睢陽聽
涉赴龍興寺講訓徒侶若鱸鮪之宗蛟龍焉又允琴
臺請轉梵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毫宿泗各隨緣

獎導迴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
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
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真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
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
獻之香果或引以旛華或泣淚相隨或唄聲前導至
四月八日真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
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煙飛慘色香靄愁
雲舉衆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
餘燼供養焉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

釋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懿沉厚
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栖雲門禪師道場
明了心決趨彼衡陽衆推說法納衣練若之人若百
川之會于朝夕池矣賢不衣繒纊布衣皮袴而已度
伏臘必無更易脇不著席唯坐藤牀瞑目通宵除有
問者隨其啓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衆曰吾有債願
未肅心終不了明日入南窯山投身飼虎弟子輩去
尋見雙脛皮袴纏且存耳收闍維之得舍利無數報
齡七十四今小浮圖藏遺體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師蘊傳

釋師蘊金華人也厥性真率不好封植遇事屬情有
多訐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遐征遊訪名師
勝境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
融峯然韶師或隨或否迴于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
其爲人也稠人廣衆往往滑稽有好戲噱者則狎之
膠漆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而
識之謂人曰蘊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因有疾求
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百藏爲度方知其
密持之不懈嘗謂道友曰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宴坐
峯不然石梁下所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

其計以開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
蒸停屍二七日身無歎側竅無氣穢及遷神座就寺
之東隅闍維煨燼中收舍利外舌根不壞灰寒拾之
如紅芙蕖色柔輒可憐或曰伊僧別無奇異此物偶
存乃重燔爇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遂議結
小塔于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凡數十過矣
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宋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

釋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始娠夢寤甚奇及
生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

高安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
習自是遊諸方聖跡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
德韶禪師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
寺挂錫恒諷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
華舉城人瞻矚巖亟命舉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
經願云滿誓同藥王焚身以供養時漢南國王錢氏
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
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
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然水火二緣俱爲未濟恒
快惋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置續召於杭塔寺造上

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藥石作偈
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以安養爲期跏趺
坐亡享齡七十三法臘五十五喪事官供茶毗于龍
井山獲舍利無筭遺骨若玉瑩然遂收合作石函寘
于影堂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爲碑紀述焉

宋天台山文輦傳

釋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于金華納
具足律儀畢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皆染漸因往縉
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揚眴之間決了無滯末
遇天台山德韶禪翁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

疑不爲異緣牽轉故三十載隨韶師聽其進否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躩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足此所謂殊塗而同歸今更取佛言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周徧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平興國三年忽自操其斧言伐其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湊焉號曰浮圖中開戶入內跌坐自持火炬誓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春秋八十四初輦嘗謂善建寺僧說吾死已無占伽藍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聚柴積下念佛助我往生只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爲小塔焉

系曰小乘教以自殺犯重戒前諸方便罪是以無敢操炬就燎者然自殺二例一畏殺須結蘭吉二願往生強猛之心命終身往蘭吉可能作礙邪復次大心一發百年闇室一燈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無以小道而拘大根者乎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誦通法華

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晚遊泗上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賫旛華上供并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柴積中發火誦經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論曰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長慳貪若驪

龍之吝珠猶犂牛之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也其如儒氏彝倫孔門徽典以已私之肌體曰父母之髮膚不敢毀傷恒知保慎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廡及乎心遊方外教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憊之能絆許友以死殺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鄰直道至有黜禮樂薄忠信去健羨飲淳和乃有洗耳辭榮抱石沉水與儒則一倍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鄰佛乃爲物捐軀利生損命與其不拔脛毛爲利也伏臘殊時與其惜父母之親體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淺行之是非譬猶出

泉貨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地也初唯減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共弊之心象馬過借人之乘輟食菜之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塵捨猶脫屣復次啜膚待飫剜目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鬻救羸虛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佛享釋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變難捨而成易捨夫輟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內財內財易棄易棄菩薩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是真實修是第一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陟於柴樓大志道人慷慨焚其腕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蓋

累世之曾爲致今生之又捨捨而復捨估七寶以非珍空而又空以三輪之絕軌乘茲度岸是曰真歸得金剛堅固之身留玉粒馱都之應今之錄也藏則當乎炎暑裸餒蚊蝻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天王而還眼鴻休拒大盜以償冤明飼獸而破慳超然燈而燼指加其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薪塔而自焚露赤軀而受咋以前諸德也念業異熟爲所依趣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如漚漚形暫起幻從心造假偽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思除我倒非謂視同糠粃

觀若塵埃譬之寄習學於茅廬附彎弧於土塚爲選
登雲之路爲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一區門羅八戟
方云貴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轉得那羅之器
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韓吏部所
患非楊卽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孔熾對
曰正談仁義則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薄還
借韓之譬況坐井窺天非天之咎孔門大旨未能知
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
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會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
善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麤易

細以弱商強售覓陸之脆形博華鬘之珍服旣熏當
種而起現行生勝已生報強前報剝肉眼而招佛眼
割凡軀而買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蔭車之形不少是
爲真語非謂食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
鍊善人則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剗割謂疼痛爲
談諧堪受凌遲謂炙炮爲戲劇或敷人而偶作或誑
世而強爲此則栽何善根自求辛螫耳對曰雖則頑
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念以然燒或淺誠而餒飼冥
招善報已種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
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其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

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今勿然煉伊人親遊西域備
 熟方宜至乎教乘罔不詳究不許毀傷何邪對曰此
 專縛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法耶設或略捨
 內財決定當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施自身命則
 為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輪出世十善行時有
 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令子我聖上踐祚
 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滋福
 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於
 開寶寺樹木浮圖僅登于尺先藏是塔于深甃中此
 日放神光亘燭天壤時黑白眾中有煉頂指者有然
 香炷者宜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天王安能
 激勸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見而珍寶
 成還覺其時鷲峯淨而土田變范雲綴史紀數色之
 徵祥王劭編文書幾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瘞真身
 比乎我朝田隴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
 開宗令能忍難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
 雖死猶生圖五芝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毛之表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音釋

造

七到切

譙

才笑切郡名

躅

直錄切軌躅也

頽

俱倫切

禩

祥里切與

祀同 **樅** 七恭切木名 **呬** 作答切 **躋** 陟利切 **肯** 疾智切

柯額切 **擷** 胡結切 **噉** 梵語也 **胄** 芻窻隅切 **骸** 音戛也

也 **尤** 莫江切 **楮** 楮古沒切 **脍** 脍部禮切 **螫** 施隻切

也 **頷** 魚豈切 **榼** 口答切 **殫** 殫於葉切 **嘮** 丑加切 **腆** 他切

也 **躑** 如又切 **燖** 必堯切 **犛** 莫交切 **良** 堂來切 **鍛** 丁貫切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遊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宵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為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

衣冠甚偉部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間因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墻院中遙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

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爲寫法華經必應得免旣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賫而就廟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已師爲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辭決而去則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山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凌空玉堅絕汗凡百講肆靡不畱神晚歲以逕直之

撰述
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于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辯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空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卽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已約志蠲明耐乎寒餒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

撰述
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子時慧旋遶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橫跨東并直勢貫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卽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邪申旦向衆述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懈未知終所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襁褓能言二親鞠愛鄰黨號爲竒童屬新譯大雲經經中有懸記菩薩之文天后感斯聖勃酷重此經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其含嚼紆鬱調致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頂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本寺上座拯頓頽綱人皆畏憚或於街陌見二衆失儀片招譏醜必議懲誠斷無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固願出家誦經通

一千餘紙者宿歎賞謂之爲經藏焉神氣沈約儀容
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竒雖通羣籍所精者俱舍論
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于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
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
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爲章信寺大德稱疾不
赴終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
仁讓忤無愠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藥上
恪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勇銳辯猶餅注因誦十

輪經日徹數紙翌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
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
造難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旣飲甘露五載而還
趺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玄理如堵墻焉
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

系曰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慧警三歲通大雲經差
爲竒俊崇政終通千紙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
寺睿公諷徹十輪後咨禪道故經偈云雖誦千章不
如一句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捨焉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神効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有疾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旣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壇持誦信宿而安賞賚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爲對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三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衞傳

啓芳
圓果

釋僧衞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遇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迴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八百萬徧於五年間一心無怠大漸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言訖而終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

念佛竝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芳見自身坐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二階有道俗相叅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師躬云已見云

唐荊州白馬寺玄奘傳

釋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來傾聽齋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載景龍三年二月八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學士同觀盛集奘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僚奉和中書令李嶠詩云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荆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何日紆眞果重來入帝鄉中書舍人李又云初日承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留道味江璧返眞源地出南關遠天迴北斗尊寧知一柱觀却啓四禪門更有諸

公詩送此不殫錄矣歸鄉終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守賢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間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綿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為僧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

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其終

象曰寧有同名其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與其俗巫畫肖已形言可以代表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霜倏晞正增年壽故得捨海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皂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

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
林下將髑髏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
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
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鞍馬行聲女子哀
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
外深更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給之曰賤妾家
在易水前年爲父母娉與此土張氏爲婦不幸夫婿
去載天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
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
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
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爲差使迴還易
水娘子可乘其麤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
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
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
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
子還爲狐走而髑髏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
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衆不羣以持明爲已務
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剋復京師爲

物議攸同請帝卽位改元至德之二年返轅指扶風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應其選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唄讚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加

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蓋屋人也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法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日多寶四十入帝夢於九重玄宗覩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罔不有孚于時聲騰京輦遂募人構塔累級而成有同反掌嘗於翠微悟真捫蘿靈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爲名此外吟詠妙經六千餘徧寶樹之下髣髴見於分身靈

山之中依稀覩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泠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人主之宸睠承明三入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華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旛豈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勅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卽以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髻年寫法華經不衣縑繒寒加艾納而已弟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峯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勅謚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

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窻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爲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衆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已香氣盈空海衆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枝低只爲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詩也

唐兗州泰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爲衣採木而食行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內信手探經乃獲西方聖教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忽覩瑠璃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時詔行入內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

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生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二名傳

釋二名榮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毗尼慎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榮陽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屨欲澆水盥塵次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罌梁肉買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孑遺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

行飲啖不知慙赧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跌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窻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燼律師因起如廁方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

撰述
聖德傳卷二十四
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成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踈狂又經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三世諸佛卽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

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強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口誦莫如心持往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語也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羈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多事土扶故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

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爲人也強渥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筒盛經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密行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衄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歎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夢協靈祥在娠乃惡葷臭焉旣誕能言不爲戲弄未亂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頑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帝召對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若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于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

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
遼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
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
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
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
翼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爾功力顯
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
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爲誠願
持此支品十萬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
住資聖等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

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中得數
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已盈
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
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有妄
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羣鳥拂頂心旣
虛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旣止
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
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爲六郡別勅道場持念之首
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眞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爲烏程
宰紳未暮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召光至

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諷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之遄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雪上泊舟之次光早遲竚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爲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旣夕示滅于持經道場獸嗥鳥墜山木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光一納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大德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

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矜莊已行嚴厲時中守護戒科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

世勉出生死因問人間眾僧中後食蕙苾苳仁為藥食
 還是已否曰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
 遮之條如何王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
 之渚宮僧至有中後無有飲水者

采曰小乘尚開食五淨物蕙苾苳非五穀正食也疑其
 冥官因機垂誠嫌于時比丘太慢戒法故此嚴警開
 制實諸佛常法也非後人之加釀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焜煌

焜胡本切煌胡光切焜焜煌光耀也

餒

奴罪切餓也

襁褓

襁居兩切褓博抱切

襁褓

小兒襁也

泉

胥里切麻有子曰泉

苳

音仍舊草不芟新草又生日苳

給

徒亥切給誑詐也

轅

于元切轅也

祓

敷勿切禳除也

蓋屋

蓋張流切屋職日切蓋屋

縣名

睽

音眷顧也

縑

古廉切王問切

雲

直甲切

覘

敕廉切闕視也

苾苳

苾苳草名止切苾苳草名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四卷 計六千三百五十六
 該銀三兩一錢八分
 武林釋寂福對長洲徐普書句容潘繼德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二

正傳二十一
人附見五人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傳

釋明度未知何許人也經論步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資爲淨分慈濟爲心迨貞觀末有鴿巢于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窠哺之復呪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早學飛墮地偕殞度乃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小類蒙上人爲養育誦持

撰述
迴向今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二子入視之數日遂呼曰鴿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薨灰燼唯虛之屋颯然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

於澗挈餅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逡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賫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出以手擘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

曰下趣鬼物敢爾卽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像皆振呪旣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爲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卽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滂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

湖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蓉迨綳襍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上元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採取爲何經法乃善導

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纔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筭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人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泊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卽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螻慕念佛多者卽給錢如是一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卽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卽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臺子巖歲久唯餘方石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
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錫蜜塗逆
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
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
佛事故非小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

會宗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
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
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倏至幽冥引見
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爲

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衛靡
不合掌階下拷掠榜擊論愬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
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
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爲
吏推墮若隕空焉颺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
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
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爲僧別無他
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
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
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蟬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

撰述
身居仙卷三十五
五
章五
慶初也荆山僧行覩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爲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汗人衣如輶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綰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爲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爲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恒有狒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羣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旣不能爲漆與物隔其汗爲魏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憚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本無異思之

撰述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

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賫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日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齋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系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聞解其人是

聖寺員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懌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卽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卽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目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爲資矣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彘肉煮夾胡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克滿凡二十一日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

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踈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泰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澀滯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無疾集衆告違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塔中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輒羸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栢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

撰述一
器中略無孑遺觀者如堵奄然流啜斯須器竅而酣暢不知其偕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王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令諷誦幽吮脣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勘少一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卽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勅令寫此

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采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
疑豫必招詐僞率易改張稱有冥告誡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靈巖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勇出俗于法性寺好尚偏下多狎非法之友雖乖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離脣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爲曾無廉恥後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害也
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

撰述
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卽
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
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
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爲人也
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
歎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二時間恒諷不輟咸通二
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
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窆之於東山之下二

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
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
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爲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

濟寺
是也

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
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未豈有是邪通曰爲感其人而
應則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
至同也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力氏之先黃帝臣牧

之後漢有魯郡相方歸因官居交遂爲魯人也祖考
皆田峻而以朴素相公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
門寺惟孝爲師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呪應法
登戒峻勵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爲
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
暨陽考于禪室且曰營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
吾之藪澤也恒呪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
率日給無筭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
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卽鬼
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
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幃藏經五千卷裴君
爲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二月終于東白山春
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
餘言其寺卽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
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
諸名山勝槩無不遊覽末歸淮甸推爲僧首五六年
間一皆嚴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憊日計以貞明二年
三月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

撰述
常茶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疊石爲墳筠
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温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群
兒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
宮伽藍遂祈二親亦願隨往網踈魚脫籠揭鶴飛杜
若殖于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
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
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墟
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

主之施利程功不憊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
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
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
終不披著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
說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杼詩贈
楚云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楚寬慈人
未嘗見其愠色神氣清爽厭頤豐下且皤其腹目不
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
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柎複葉香
氣芬芬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

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慈雲右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夕燈光忽暗經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卧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處長誠童侍無妄驚擾生常撰上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人謂爲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温州小松山鴻莒傳

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莒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

碑請莒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寺亦然而多強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衆依止其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滂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荐饑僅有強盜入其室莒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徐徐去山深無人汝曹爲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莒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深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跣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

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
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大三
能猛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麀鹿飛鳥相參犬
無摯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物之情
如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未
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嘗夜夢佛携
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馬每行不知幾百里而
指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

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
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歧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
僞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其國人
北戎南梵無敢給之隴坻道俗皆稟承密藏號阿闍
黎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
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
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
清泰出乘城撫衆其竇八介甲持戈來馬前作迎闔
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
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賢俱行入洛卽帝

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
 至二年勅移并州晉高祖為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
 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
 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大教者皆法孫之曾玄矣
 竇八郎者歧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不常
 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
 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
 手掬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二名僧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王李

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
 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
 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溢城人供養
 影相焉又潭州釋二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
 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
 其語事詭異堪驚一日召知佛殿僧令急褰掠佛像
 各就兩廂僧皆謂為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忽切
 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
 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瑄傳

釋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羣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于剃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竒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請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弭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爨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叅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皂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曾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瑫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閉戶口無雜言亦覽羣書旁探經論慨其郭逸音義踈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經瑫便過慈恩百本幾倍矣其耿介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

沙彌彌伽道蔭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真卽其後矣洎黃寇于紀僖宗蒙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旣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祕閣梨授瑜伽教竝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

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徧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二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

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爲誦宣華嚴經以禳彼敵遂陞座朗諷是經時修羅軍衆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

來往乃視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爲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比爲指天邊之桂影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高唱在乎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蘭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二見否

臧無爲冰上之狐兔問埃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
類行事不同或執親從佛聞更難釐革或稱我宗自
許多決派流或直調而質乎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
授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他謬終年矛盾未有罷
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唄嚶誦三契之伽陀感車馬而
不行動人天之共聽此曲折聲之效也若乃盤特少
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鼓脣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
聖或致感徵此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
感動龍神能生物善者爲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
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那爲梵音邪請狀貌

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嚶之聲則梵音
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聞者與襄陽人爲較準
彼漢音也音附語言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
所言唄嚶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謳之調歟且梵音急
疾而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嚶也或曰此
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宰檢經示
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曲韻故聞山響及
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恣
憑之音加釀瓌辭包藏密呪敷爲梵奏此實新聲也
如今啓夾或曰開題祇知逐句隨行那辨真經偽造

豈分支品未鑒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捨筏
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體此讀誦之
至也其有難通帝字多遊族家急令口誦於一經且
爲身參於五衆賴能暗誦免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濤
緩裏歸家之僕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
磨之辭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爲增上緣耶
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相隨何
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入法止闕茸白
丁矣南山大師云纔登解髮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
度僧尼勅靈藏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

文義莫不周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此乃
精選誦經通義爲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爲痛
惜梁傳目此爲經師宜師不沿而革號爲讀誦今采
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高則有感神宿廟
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
氣之貫天或受請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
得御詩之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
媚而自變猗歟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感帝
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嚴放金光於
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三刀斷勢傷於竹筒

千福經聲入於帝耳證返不食於薏苡康聲無斷於
 連珠或添齡於三十許年或差盡於數十莖髮或經
 音徧於燕壘或本足在於鐘離或樂象龜茲或口開
 菌苔或鬼神避呪或陸地生蓮或夢華胥而悉解梵
 音或坐佛座而便歸圓寂如斯上德若此法師殖璧
 隨方貫華有次身為金鼓擊之成懺悔之音口若玉
 簫吹之出神仙之曲因依相授徒倚獨宣可謂皮裹
 法華足行經藏俾法音之不斷善付三乘皆成佛之
 無餘還宣八辯者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望吾
 曹無忘取則於此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音釋

孿所眷切雙生子也 擗魯敢切手取也 墊都念切都念切 綳布耕切 錫徐盈

也切 鯁弋忍切也 輶合果切盛也 貉下各切也 詆都禮切

淖女教切也 憮無斧切也 泰直一切書也 愀七小切也 窳以

也切 糅維也 歸苦軌切也 偪彼側切也 磷良刃切也 溜莊

也切 燈知孟切也 柎芳無切花也 塘之亦切也 複方六切也 芩切

華無切也 麇規倫切也 鬻余六切也 襍必益切也 繫即各切也

焚扶分切也 鞞師交切也 埃胡邁切也 嚙尼力切也 恣音

恣尺占切也 恣音敗不和也 瓌姑回切也 闕乳勇切也 茸闕吐合切也

不肖下焯之藥也
材也明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貲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五卷 計八千七百七十

字該銀四兩零八分 徐普書何容縣潘沔刻

宜城釋元鏡對長洲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程